

收割青春

日月兰



SHOU GE QING CHUN

收割青春

日月兰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女性的心语，带着一种真诚的凄婉与刚毅，在我们面前铺衍成慑人心魄的诗行。日月兰的这第一部抒情短诗集，以哲理的禅悟和人生思考，展示了一个豆蔻年华的东方少女的全部心态，于毫无掩饰的坦率中，将精微的剖析和浓烈的真情铸成银镰，收割爱情途程中的所有体验。苦涩是成熟的前奏，而颖悟是成熟的归宿。这里的每一首诗都显示出跋涉者的人格力量。那是一种悲壮与苍劲的心灵呼唤，细腻而深沉的感情渲泄。日月兰以自己的艺术素质和个性构成了她的诗的独特风格和魅力。

收 割 青 春

日 月 兰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4 7/8 插页2 字数76,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5306-0565-8/I·488

定价：2.25元

目 录

序.....梁 南 (1)

第一辑：千弓月·千江水

并不碰破各自的梦..... (11)

第一颗假星..... (12)

错节..... (14)

蓝风带..... (15)

演绎乡色..... (17)

青春蒙太奇..... (19)

山游..... (21)

纷纭之心..... (22)

水月莲..... (24)

婉约的桥..... (25)

情到深处..... (26)

永远的逗点..... (28)

阴阳案..... (30)

逍遥局·····	(32)
生死潭·····	(34)
想家，想得天黄地绿·····	(36)
荷风·····	(37)
交还初夏（组诗）·····	(38)
水祭·····	(41)
渡·····	(43)
漏风之魂·····	(45)
雪季依然·····	(47)
古怪的锤音·····	(48)
记忆也有生苔的时候·····	(50)
最后一个早晨·····	(52)
天马·故人·····	(54)
你的手总算逼真·····	(56)
种下茂密的泪珠·····	(58)
我相信你活着·····	(60)
击中红色盲点·····	(62)
演绎死亡·····	(64)
最初的和最后的·····	(66)
白色相思流过时·····	(68)
生爱之门·····	(72)

第二辑：一条多情的蛇

生命的外一首·····	(79)
-------------	------

庄周蝴蝶结·····	(81)
属蛇的少女·····	(83)
传说·····	(85)
二月兰·····	(87)
不如抛给太阳·····	(88)
青春孤旅(组诗) ·····	(89)
真趣·····	(94)
画外音·····	(95)
河对岸有只极乐鸟·····	(96)
一条多情的蛇·····	(98)
插入洪荒·····	(100)
酒神·····	(102)
饥饿上帝的夜餐·····	(104)
漂在一条无水河·····	(106)
极乐极悲的世界·····	(109)

第三辑：红鼓点·红杜鹃

漂流的岸·····	(113)
太阳出沒的坟·····	(114)
太阳村(组诗) ·····	(116)
一切都很自然·····	(119)
人与山·····	(121)
少女和火梯·····	(123)
命运之上·····	(125)

少女和太阳之战·····	(127)
我躺在一颗三秋的露珠里·····	(129)
来自蓝水域的飞天·····	(131)
东篱演义·····	(132)
耕耘暮色·····	(134)
白色夜曲·····	(136)
红鼓点·红杜鹃·····	(138)
月儿长在水里·····	(140)
冷饮厅·炎凉意态·····	(142)
神话·鸟笼和狗·····	(144)
女人和海·····	(146)
血性风流·····	(148)
后记·····	(150)

序

梁 南

在大运河的一条船上，我曾和日月兰有过一面之缘（那是88年4月《诗刊》社举办的一次“运河笔会”）。印象中，日月兰并不乏浪花拍打船舷的浪漫心态，是个很晴朗的青春时局。而在船过黎明滩时，一瞥间看她引颈窗外探望运河日出的一瞬，又给人一种夜色葱郁的凝重感。剪影背后，分明还有一个阴阳璧合的春秋轶卷藏着几重烟愁，几重辛酸，几重忧患。一种属于“他们”的，属于“自己”的，以及属于“世界”的嗔怨悔慰和痴赤悲喜。而这纷纭种种又无不凝聚于生命坐标中爱的长轴，并随其人生际遇上下跌宕，明灭翻转。

这个春秋卷轴即将以其光怪陆离之纬和一往情深之经交织多味风采、多向情韵乘风面世。

我只能以我的拙笔为日月兰勾一幅白描速写，权以代序。

我感到她的诗的女性美是最为独特的另一种形态的女性美：没有女性美的女性美。她的百余首诗全是所谓的心态诗，近似自语独白，但有某种硬度，没有柔情似水，没有曼丽的和弦，也没有赤裸裸的野性冲动，或他人笔下的自虐自狂的发泄。她好象只是独坐窗前，沉静地置一个浓缩的世界于掌上，推敲其酸甜苦辣而反复吟咏之，粗犷纤细杂呈，诗的能见度恍惚迷离，但隐约让你看出，仿佛是对生存价值的大胆渴求，这成为她诗篇中的主旋律。

她的诗里几乎都流动着某种媒介物，确切地说，是某种一时很难把握的复合情绪，它们散发出使你不能不一顾的感染源。有些作品，则擅长利用这些复合情绪，进行诗的大跨度的跳跃来融化叙述上的“时间差”，却没有带给人审美上感情上的疲倦。

我始终认为，她是以别人成就的终点为起点，在句号后另起一行，开创路子的。随便举一首构思奇特的诗作为例子，《太阳出沒的坟》：

“我无意丢一粒种子/竟一下子击溃荒原/不幸那是一株无法长高/也无法死掉的遗憾。”这突兀而来的起句之前，肯定曾有无数的省略删节，这带着结论性的蕴藏量极大的两句片语，通常是他人谋篇布局才能达到的终点，她却当成起点来写；

由于两句之间用“跳跃”淘汰掉不少芜杂内容及其升华度，使诗呈现出质感美，反映出她语言的经济及含金量。

日月兰是拓荒者。她不抄袭别人的艺术感觉，她有自己的艺术剪裁手段，有自己追求的艺术境界，诗便个性化了。从上面举的例子可以看出，她善于选择最难又最适合于她心态特征的角度，冷丁刺染几笔，就赋予没有实体感的“遗憾”以“坟”以“种子”的外形，弃之荒原，甚至能将荒原之“荒”“一下子击溃”。这可能因找不到更好的生活位置而苦恼出来的“遗憾”

（即前面谈到的对生存价值的大胆渴求），据在手上居然沉甸甸若有分量。整篇诗的构图，像一幅抽象派油画，意绪的光泽不断闪烁在这些警句之中：“愤怒的风/赶走了一条犹豫的小船”，

“总有一个早晨/苦难的花期终于靠岸/海突然失踪/只见一堆黄冢/硕大的果子般/落在刚刚升起的地平线”。这是奇特的艺术构想，“遗憾”的喻象“种子”和“坟”竟是太阳出没之处：“太阳总从坟头拱出/又总在坟头不见”，从而暗示，她对生存价值的渴求，总永恒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她用音乐节奏感很强、图画色调浓烈的句子完成这幅构图，诗的色质有点像李贺的《秋来》（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

筒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囊/思牵今夜肠应直/雨
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
碧），心态恐怕亦有相近之处。自然，诗不是
社会学辅助材料，要求有根有据，事实确凿，作
者有权按照“我”的独特方式传导自己的情绪色
素。以此之故，日月兰再渺小还是日月兰，确有
个人特色。今日诗坛匮乏的正是这个特色：诗的
个性。

日月兰的诗无疑容涵着朦胧诗历史逻辑的承
传系统，如同它新的分支分衍，但在层面上（我
没有说层次）又有所突破。许多诗读后使人觉
得，好像每个扣子结得都对都不对，呈现出一种
司芬克斯之谜（如上面所引的诗）。可能因为，
她内视自我创造出来的产品，一时还没有得到思
维已成定势的我们的认同。她的诗大多反映“我
的生活位置一定错了”这种内心世界失去平衡的
状态。我们这些安于现状的“既得利益”者缺乏
她的体验，不可能感同身受，故觉得是司芬克斯
之谜，如《漂流的岸》最初给我的印象就是这
样。

此诗用最经济的语言（共70字），剖析了她所
体察的人生：“鞋子使我/误入一只没系牢的船/
绕过橄榄山/绕过莲花山/绕过芷汀兰渚白鹭洲/
又奔火山/又奔冰山/锚才抛又启/一切都不可靠/

此海无岸/岸是鞋子/鞋子是船/船是飘流的伊甸。”

解诗不能根据命相学的原理，但命笔写评论，则必须反复咀嚼，吃透消化之，才能避免似是而非的论断。

这首诗以强烈的视觉反差形成的感情落差图面而引人注目，“船”与“鞋子”的印象迭印交错，最初视之，恍若司芬克斯那种“早午晚各用四只脚两只脚三只脚走路”之谜，但精细进行逻辑分析后，则又感时空演变的轮廓不算不清楚，暗示线索亦有隐约可见之美。为了服役于她的“人生无异漂流”的命题，她抛弃“岸自古而然”的固态定位，偏偏反其意而用之。船是她内心精神的物化形态，它与鞋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位一体象征物，所以，她把人生的况味，又过渡到更具主观象征实体的“鞋子”上去活动，组合出一串鲜明对称的反差意象，用来渲染人生苦乐的对立统一，表述她对这个弱小者这个凡人的整体感知，她的思悟。橄榄之与莲花，火山与冰山，抛锚之与启碇，断非纯粹诗的角度上的位移，而是她从生活实际体验中“象化”出来的心绪动态。它们在横纵幅度上的对换，显示出命运跌宕无依的动态效应，以至于最后，不得不以漂流作为对生命价值永恒追求的归依，所以，听命

“鞋子”带着她（表示个人无能为力）也带着“伊甸”远走他乡。诗的外延意味是耐人寻味的。一言以蔽之，她决意摆脱贫乡僻壤的处境，她渴望一个更适合她的新世界，这是她对主体生活的切肤的透视，也是她许多这类诗作的思想原生土壤。当前大量大量的新一代诗人具有这种不安现状的反叛意识，但有的过于浮躁露骨，有的流于颓唐厌世，有的则又放弃进取，躲入桃花源境界一味吟弄自我。日月兰相反，她渴望切入变革，从中寻求答案。

具体的处境与身世，使日月兰的诗在总趋向及用力方向上，具有理性思考及迫切渴求变革的情感倾斜，绝无粲然的笑，只有铁的冷峻，有时好象是在传达向苦闷冲刺时，她所遇到的一个荒诞世界行将灭亡而破晓跃起时的景观。第三辑均是她喷吐这种情感，一气呵成，没有情绪断层之作。由于迫切渴求变革这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哪怕“太阳在半夜里突然出现/月亮突然占领了白天/一棵树拔地而去/宣布对泥土的失恋”，她也认为这“一切都很自然”，但她拒绝各种废物钻变革的空子，她出乎寻常地用直觉思维勾勒道：

“不宜开花的/何必糟踏枝干/不能结果的/硬结什么难堪”，她清楚，只有维护变革的尊严，她苦苦追索的精神境界才能实现，到那时，“包括

曾经被唾星压低的头/突然冒出星河/着一顶熠熠火冠”。用“突然”反衬“自然”，构思是巧妙的。

从解读日月兰的诗使我认识了出现司克芬斯之谜的深刻原因，除欣赏智商欣赏习惯欣赏趣味等原因外，恐怕还有思想的内因。在某些方面，我们也是既得利益者，不能设身处地把自己摆到他们这些人的位置上，深入地理解研究她们，乃至形成司芬克斯之谜。过错之中，似乎包括两代人处境迥异而引起的思想上的白内障。

青春成熟了，自然要收割。一种是感情，一种是思想。日月兰双手运镰，兼而收之。她的诗论便属一种多元方程，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情感的光辉。这是诗到深处的自然走向，它从属于日月兰的诗系，却又引其布向更深处。

日月浩荡，兰径通幽。众芳之外，斯草自成气候。日月兰是独特的。揪心撕肠处，往往沉而不悲，郁而愈壮。如《演绎死亡》的结尾：“无数红百合/在我们屋顶灼灼地开放/沧海和桑田轮流守墓/放飞成千上万只太阳”。生死恋与沧桑恨共熔一炉。何其大观！何其悲壮！诗人在怨生烦死吗？不，在这里生与死早已牵手于爱的统一战线。这种精神，体现在她的《雪乡：永恒派画展》里，就是“生与死/在爱的战线上/是一对相

依为命的伙伴”。

日月兰的不幸就在于：面对青春之野，过早地举起了镰刀，这种壮举，《少女和太阳之战》体现很淋漓：“七分欣然/伴着三分惆怅/使她狂舞悲歌/乌鸦和蝙蝠癫欢于漫天血潮/疯或闪电的弦月/咣然落荒”，“落魄的太阳/又扬血帆/她跃出醉沟/重新拾镰”。说不清她究竟是在和自己还是在和理想甚或是在和命运进行血战，抑或兼而有之？这正体现了她在一篇诗论里提到的“女娲精神”。这种精神笼罩始末，贯穿全集，后两辑尤见声色。

她的不幸正是她的大幸。淤积的苦难肥沃了青春田禾，怂恿了情感的长势，丰硕了思想的穗头。

如果春光尚好，梦就熟了，为什么不可以提前舞镰呢？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五日

第一辑

千弓月·千江水

——画给他们

眼睛闪电
划破隐秘的宇宙
我和你向背而坐
瓜分一枚黑色的纯情
竟将彼此的心
偷吃于一份古老的宁静

——《情到深处》

